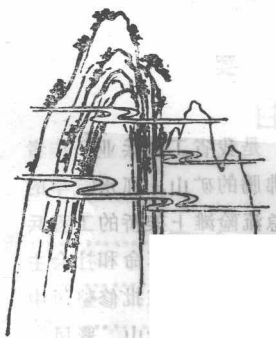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峰云凌



凌云峰上

短篇小说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太原

凌 云 峰 上

(短篇小说集)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西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$6\frac{7}{8}$ 印张 145千字

1973年6月第1版 197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300册

*

书号：10088·449 定价：0.49元

目 录

夜渡·····	战士	洪 路 (1)
彩凤·····	兴县创作组	田东照 (19)
三接鞭·····	插队知识青年	孙 越 (39)
雪夜·····	战士	王戈洪 (48)
明天·····	宗 奇	永 权 (63)
山丹花开·····	五台中学	牛玉秋 (75)
矗立的坑柱·····	大同红五矿	李鸿信 (89)
重返凤凰岭·····	临汾	杜曙波 (101)
永挂前进档·····	战士	尚 宇 (111)
红凤大妈·····	社员	郑惠泉 (127)
凌云峰上·····	战士	王戈洪 (136)
烽火台下的故事·····	大同红五矿	张家麟 (148)
梨乡春色·····	原平县	诚 一 (163)
榜样·····	解放军某部	磊 落 (177)
小车骨碌碌转·····	大同市	郭书琪 (186)
雏鹰展翅·····	工人	贺小虎 (203)

夜 渡

战士 洪路

漫天的牛毛细雨扯着巨大的灰幕笼罩着天地。雨水汇成的股股浊流，涌进沟谷、涧壑，灌进喧嚣的鼓浪河。河水得到风雨的助威，越发高涨起来。河心的大小礁石激起人把高的浪头，发出“轰轰”的巨响，犹如千百面金鼓一齐擂动，震人心弦。

河边的一个筑路工地上，一队战士正在冒雨点炮。导火线“嗤嗤”地吐出了青烟，战士们纷纷攀着绳索登上绝壁顶。突然，“安全哨”发现绝壁下的一条小道上急匆匆走来了一个人。他赶紧吹响了告警哨，并大声喊着：“放炮了，快躲开！”不料这个人却好象没听见，直奔绝壁下而来。只见他纵身一跃，抓住一根青藤，脚蹬石缝，飞快地攀援直上。崖上的同志们刚拉住他的手把他拽上来，底下的排炮便“轰轰”地炸开了。“安全哨”气呼呼地跑过来，刚要发火，却又笑了：“嘿，原来是‘船长’，什么事这么急？要不是你手脚快，刚才那一炮还真有点玄哪！”

“船长”掖了掖裹在挎包上的雨衣，也笑着回答：“‘船’

正等着我正点开航呢！你这个‘拦路炮’放的真是时候！”

“噹噹！你就当做‘送行炮’得了。”

“好一个‘送行炮’！哈哈！好，那我就上路。”说着他挥了挥手，象他来一样，甩开双臂大步上了公路。

这位“船长”，名叫车卫湘，是“09”号战备大桥工地上跨河吊渡排的排长。他参加团里举办的马列著作学习班刚刚结业，突然接到了工地指挥部的一项紧急命令：为了赶在雨季洪水之前建成大桥，河西的最后一个桥墩——“乙”字桥墩灌注要立即提前上马。这样，就要求吊渡排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河东仓库里的百吨水泥抢运过河。指挥部首长在交代任务时反复强调：百吨水泥抢运得快慢，紧紧扣着整个“09”工程的关键。雨季已到，今年的降雨量又特大，洪水随时都可能一泻而下。最后指挥部首长指示他两个字：“快”、“稳”。

下午，车卫湘开罢工程股召开的紧急会议之后，也等不及顺路的汽车，就急如风火地攀险道、登绝壁、抄近路赶回码头。

半山腰上的公路猛地拐了个急弯，前面就是工地了。“隆隆”的机械轰鸣穿透薄纱似的雨帘，与鼓浪河的万面金鼓交响回旋，震荡着峭壁深涧。在鼓浪河上，一个个桥墩冲天而起，象一尊尊顶天立地的巨人。真是一个沸腾的群山！车卫湘一边加快着脚步，一边睁大眼想把这战斗的全景看个仔细。

呵！看见了！一簇簇火一样的战旗！就是它，唤醒了这千年沉睡的山谷；就是它，宣告了谁是这里的主人；就是它，装点关山更好看！车卫湘不由精神一振。忽然，他的脑海中又展现出了另一幅壮丽的画面：

那是在我解放大军挟着横渡长江的滚滚风烟，势如破竹横扫江南的残敌，一股残余蒋匪在鼓浪河东岸构筑工事，妄图凭借船不能渡、人不能泅的鼓浪天险负隅顽抗，掩护大股残匪逃窜。他们万万料不到我军的工兵，一夜之间三闯激流拉起了一座“绳桥”。英勇的先头部队在三十米的高空，凭着几根鸭蛋粗的葛藤搭起来的“绳桥”发起了冲击！敌人惊慌万状，疯狂地扫开了轻重机枪。“达达达……”翻滚的鼓浪河水卷着烈士的鲜血猛烈拍打着河岸。一杆红旗跃上“绳桥”，在弹雨中，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，向前冲去。敌人魂飞魄散，丢下机枪扭头就跑。一排排复仇的枪弹暴雨似的倾泻在他们的头上。红旗胜利插上了东山……

这个故事，车卫湘已不止一次地听当地群众怀着敬仰的心情对他讲述过。但这决不是一个传说，就在他的排里，有一个战友的父亲就曾亲自参加了这场战斗。

二十三年过去了。今天，毛主席一声令下，我们年轻的工程兵战士又开到了这里。听这马达轰响，多象当年号声震荡；这风风雨雨，多象当年硝烟弥漫；再看这红旗，照样在崇山峻岭之中呼啸！天堑要变通途，国产的“解放”牌汽车将满载祖国的骄傲，人民的希望，奔驰八方！车卫湘握紧着双拳，浑身充溢着战斗的力量。公路上的积水被他踩得“啪啪”四溅，那凌架急流之上的高空钢索，那艘不下水的“战船”，已在前面向他召唤。

二

吊渡码头上，人声鼎沸，风雨交加。

吊渡排副排长曾大符今天显得格外精神，雨衣的遮帽推在了脑后，两只袖管挽起了一大截。他用右胳膊挟着一捆沉重的苫布，一边走着一边还在不住地左右叮嘱：“再加把油，今天准备好，明天就上马呀！喂，小郑，把脚下再整平点儿，铺上砂。不行再垫点石渣。哎——对！眼见为实，要不明天搬水泥就得扭秧歌了。……咳，小苗！别爬那么高，油上足就行啦，小心风把你拽下来……”

信号手小苗攀在吊渡的升降滑轮上，晃着油壶打趣地回答：“‘大副’同志，眼见为实，咱‘水兵’就爱这风呢！顺风好扬帆嘛！”

“哼，调皮鬼！”他嘴上嘟囔着，从心眼里却着实喜爱这些战士。别看钻在这深山沟里，吊渡上上下下，晃晃悠悠，整天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可干起活来照样是生龙活虎，热气腾腾。今天中午工地指挥部的命令一下，大伙儿哪管它什么风呵雨的，三下五除二，叮叮当当就猛干了起来，抢运水泥的准备工作眼看就绪了。虽然“船长”不在家，他感到有点压力，但他这个“大副”总算是把工作铺开了嘛！

他把背上的苫布向上耸了耸，又朝河边的器材库走去。

他一只脚跨进门，“通”地一声扔下苫布。刚一转身，他一下怔住了，但立即惊喜地扑了过去：

“哎呀，‘船长’呵！学习结束啦？嘿，太好了！哟，衣服都湿透了，雨衣也不穿，又包的什么宝贝呀？”

车卫湘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却指着他的身上说：“瞧你这雨衣也差点穿不住喽！”

“为加强战备嘛，咱就得搞个眼见为实……”他突然拍了一下后脑勺：“嗨，瞧我这个人，雨地里拉起家常来了。

走，回屋里歇歇吧！看你这两腿的泥……”

“不用，时间紧哪！我看咱俩先碰个头，交换一下意见吧！”

“那——也好！”曾大符知道，雷厉风行是排长的一贯作风，也就没有再勉强。

两人闪进器材库，就地坐在了苫布上。

车卫湘甩下挎包，摘下帽子拧了拧水，开门见山地问：

“怎么样？够啃的吧？”

“一接到任务，我就老老实实在地算了一笔帐，”曾大符扳着左手的指头说：“百吨过渡需要多少时间，突击装卸水泥需要多少时间，吊渡保养得占去多少时间，眼见为实嘛，再瞧瞧我们现在的人力、条件，估计要个四、五天差不多。不过我们争取提前，三天就拿下来！”

“三天？”车卫湘的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激起了一阵浪花。曾大符这个来自陕北高原的烈士后代，一入伍就在他的班里当战士。他一直十分高兴地看着他在自己身边成长。曾大符入了党，现在又当了副排长，但作为一个入党介绍人、党支部委员，他又深深地感到自己还远远没有尽到责任。在曾大符的身上，他看到了一个革命后代所应有的品质，所特有的个性，但也摸到了一些斜生的枝杈。一遇任务紧张，他就扳开了手指头，算时间，算人力，算机械。“眼见为实嘛”这句话竟成了他的口头禅。“算”也是必要的，但严重的是在他的思想上正滋长着一种不正确的东西。前天他妈妈给党支部来了一封信，意思是要党支部帮助教育，看来正是“雪中送炭”。

这个“三天”计划，未免把时间看得太大方了。祖国的

建设一日千里，多少堆积如山的钢铁粮棉在待运，国内外的阶级斗争错综复杂，多少前方急需的战备物资在催促，大桥真恨不能扯住它一夜之中飞架天堑。滚滚的急流，瞬息万变的天气，即将赶到的滔滔洪水，使这场战斗已经到了高举红旗冲上“绳桥”的关键时刻了！

车卫湘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三天不行吧？”

“那就四天，照咱们这副摊子四天完成也算很不错了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那……”曾大符感到诧异了。

“我们争取在明天傍晚之前拿下来！”

“什么！一天就行了？一百吨哪，我的‘船长’！”

“怎么？整整二十四小时不够用？三八二十四，你也说了可以的嘛！”

“二十四，二十四，夜里怎么能算呢，难道你想搞夜渡？”

“对，正是要夜渡！”车卫湘语气坚决，双目炯炯。

“……”

屋外的风声似乎更紧了，雨水在玻璃窗上无声地流淌。

曾大符的额头渗出了一层细汗。他想不通为啥车卫湘刚刚一到家就提出了个“夜渡”来。这样，自己的一摊子计划，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就全得一棒子打乱。按照吊渡的操作规章，超载不渡，风大不渡，能见度不良不渡，机械保养不好不渡……现在又是风又是雨的，要把一百吨水泥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下子送过河去，而且要在漆黑的夜晚搞一个通宵，眼见为实，这不仅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。于是他把腿一

拍，来了个竹筒倒豆子，把肚里的这些话稀里哗啦全抖了出来。

这些意见对于车卫湘来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。他觉得很有必要强调一下夜渡的意义。于是他传达了指挥部首长的指示，谈了工程的形势，还特别加重语气指出了雨季洪水的危害性，最后说：“为了抓住‘快’和‘稳’，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进行夜渡。”

曾大符考虑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夜渡咱们没搞过，据说吊渡史上也从未有过，咋‘稳’得住哟？”

“当前‘快’是主要矛盾。我们只有抓住了‘快’，才能保住整个工程的‘稳’哪！夜渡当然有困难，但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，发扬敢想敢干加巧干的创造精神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。”

车卫湘拉过挎包，继续说：“用你的话是眼见为实。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，全排同志已经基本熟练了驾驶吊渡的本领，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，吊渡刚刚进行了三级保养，性能良好，完全可以经得住考验，还有，”他从挎包里拿出两支三节大号电筒来，电筒头上各涂着红绿两色油漆：“瞧，工程股的同志们也为我们操了不少心哪！夜渡看起来很神秘，其实它的关键也就是个信号指挥。夜间红绿旗不管用，咱就换上红绿灯光，我们马上再召开党小组会研究一个具体步骤，做好充分准备，夜渡一定可以成功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吊渡史上没有的就让我们来给它写上吧！”

曾大符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来申辩了。他暗想，能够一天一夜完成任务那当然再好不过了，试试看吧！

“碰头”就这样结束了。曾大符先跑去招呼开会。听着

他在雨地里“呱呱呱呱”的脚步声，车卫湘心想，走的还不稳呵！他抬头看了看天，铅灰色的天空放了点儿亮，雨点也似乎稀了些。但这个征候很可能正是暴风骤雨的前奏哩。

前面，传来了工具的撞击声和一阵阵熟悉的笑语声。他挽了挽袖子，快步走了过去。

三

太阳在雨幕的背后悄悄地潜入地平线。山峡河谷中霎时成了灯火的海洋。公路上，一条闪闪的长龙在向着码头游动。不知谁喊了声，“运水泥的车队到了！”

“全排集合！”车卫湘嗓音宏亮地下了命令。他站在队列前，仍然穿着那身湿衣服，在夜风灯光中蒸腾着一股股的热气。

“同志们！抢运马上就要开始。我们要发扬勇敢战斗、不怕牺牲、不怕疲劳的革命精神，抢在洪水前面，抢在帝修反的前面，把百吨水泥运过河去！大家有信心没有？”

“有！”雄壮有力的回答迸发开去，撞在岩壁上发出“嗡嗡”的回响。

“嘀——嘀——”第一辆汽车应声赶到了。

车卫湘把手一挥，全排“呼啦啦”撒开，各各奔向自己的岗位。

信号手小苗象往日一样挺威武地站在前甲板上。不过手里的红绿旗没有了，身上却多了三件东西：两支电筒用绳拴着左右交叉地背在胁下，一只小夜光闹钟也用绳系着挂在胸前。就凭这三件，小苗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哩！他把夜光钟捧

在手中。一会儿，他脆声报告着：

“排长，第一车水泥十五分钟卸完！”

“好，准备起碇！”

车卫湘擦了擦汗泥纵横的脸，快步跨上吊渡。

曾大符挤了过来，也要上。车卫湘轻轻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算了，你把码头现场组织一下吧，装了你这么个大块头，还不如再装两袋水泥呢！”

这虽然是一句趣话，但曾大符却一点儿也没笑，他只觉得心头有股什么热辣辣的东西顶了一下。

记得去年春天，牵引钢索上的重要零件“卡扣”，在安装时突然掉进了河里。那时虽然是枯水季节，水流小些，但岸边的积雪尚未化完，初春的河水才刚刚开冻。曾大符紧追着车卫湘跑到河边，刚要甩掉棉衣往下跳，车卫湘却一把拉住了他，叫他去取根绳子来。可是等他跑步取来了绳子，车卫湘已经在冰水里钻上钻下地摸开了。“卡扣”捞上来之后，车卫湘冻得嘴都发紫了，可你猜他怎么说？

“喂，‘大……副’呵，你……拿根绳子，怎么得……半天呀！”

……

“启动！”

一声令下，曾大符忙一抬头，只见小苗庄严地举起了红灯。吊渡微微震动了一下，平稳地上升，渐渐地隐入夜幕。

曾大符仰起脖子，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团朦胧的黑影。

绿灯亮了。滑车“哗哗”地响着，吊渡在三十米的高空

开始向对岸滑去。那颗一闪一闪的绿灯扣住了岸上每一个人的心弦。

曾大符双手的指甲都差点抠进了肉皮，他的心已飞到了吊渡“船”上：“升到位了吗？晃的厉害不厉害？晴天白日都要捏一把汗过渡呀，这该死的风雨！”

这一刻钟好象足足熬了有一个半小时。终于，对岸送来了红色信号。

“好，夜渡成功了！”

曾大符长嘘了一口气：“嘿，眼见为实呀！排长真是有勇有谋，可自己为啥就没想到？……”

“排长！排长！”身后传来了卷扬机手小郑的喊声，曾大符转过身来，“噢，副排长，指挥部来电话！”曾大符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值班室。

“喂，我是曾大符呵，什么？紧急通知！好，说吧，嗯——啊？明晨六点将有特大暴风雨。喂，喂，你再说一遍！……风力多少？……阵风八级！……”

这个消息非同小可，它把曾大符钉在原地足有一两分钟没动窝。脑子里似乎刮起了一阵旋风，不仅自己的那个三天计划给吹了个无影无踪，就是眼下的夜渡也还站不稳了呢。百吨水泥怎么渡？上级交给的任务怎么完成？……他的拳心捏出了汗，心里“蹦蹦”地直打鼓。

也不知愣了多久，忽见眼前红灯一闪，吊渡靠岸了。他飞步出门，直奔吊渡而去。

细雨在灯影里飘摇飞舞。车卫湘的脸上，几颗晶亮的水滴在朝下滚动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也确实使他震动。暴风雨果然赶来凑热闹了。明晨六点，这个考验未免太苛刻了

点。怎么办？等暴风雨过去，肯定不行，洪水是不会等的。这场暴风雨也一定会增加它的速度和力量。继续照这样渡下去，在八级阵风的情况下，那吊渡就会变成一只风筝……

小苗胸前的夜光钟在“咔咔”地响。灯火通明的对岸，传来了阵阵机械轰鸣和激奋人心的鼓动口号声，灌注桥墩的战斗打响了。

车卫湘看了看曾大符紧张的神色，又看了看水泥、汽车、吊渡，一个大胆的方案逐步在脑子里形成。

曾大符见车卫湘半天不说话，更加着了急，脱口就说：“是不是等……”一阵风把后半句呛了回去。

车卫湘似乎没听见，所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我刚才去对岸看了看，那边兄弟单位的同志们都在用肩朝工地扛水泥，路滑风大，速度很慢，远远赶不上灌注需要。再说这水泥袋一装一卸占去了我们一半的宝贵时间……”

曾大符急忙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哎呀，我的‘船长’，火烧眉毛的时候啦，这夜渡还怎么个搞法嘛！”

车卫湘的声音是平静的：“夜渡继续进行。”

“到天亮只剩下八、九个钟头了，还差一半的时间从哪儿来呀？”

“从我们自己手上来。”

曾大符眨了眨眼，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说笑话。”

“不是笑话，你看，”车卫湘纵步上“船”，用脚跺了一下甲板，“把汽车直接开上来。”

曾大符愕然地瞪圆了眼：“这，这不超载了吗！以前咱们只渡过空车，现在是满载四吨半哪！”

车卫湘胸有成竹地指了指高空钢索：“你忘了，按它的设计能力是足足十五吨呢！”

“卷扬机的拉力不够，这你也不是不知道！”

“我问过二班长和小郑了，卷扬机还大有潜力。再说咱们这个吊渡还有个特点，”车卫湘用手比划着说：“它是东边比西边高，吊渡由东往西就有股自然的下滑力。只要我们发挥人的创造精神，胆大心细，机械就一定会听人的指挥。”

车卫湘说的这些，曾大符心里都很清楚，但他总觉得这个方案不可靠。明摆着条件勉强，再着急也无用，眼见为实嘛，不能随随便便去冒险。想到这里，曾大符冲动地说：

“我不同意，这是冒险！”

车卫湘浑身一颤，心里就象被什么东西突然揪了一下，脸色顿时严肃起来：

“大符同志，我们现在是在干什么？干革命！准备回击帝修反的侵略！工地就是战场，战斗已经打响，这百吨水泥就是弹药，没有水泥，就建不成大桥，没有大桥，祖国的建设，战备工作的落实就要受到影响。那我们又怎么能称得起人民的工程兵！干革命就要敢于踩刀尖、闯风险，天下哪有万事齐备毫不费力舒舒服服干革命的呢！再说，我们这样做，是有科学根据的，连车带水泥四吨半，咱这吊渡完全能行，怎么能说是冒险！”

车卫湘缓了缓口气，又说：“当然我不是说你保守，怕苦怕死。但是有条件却不敢去闯，这是你看不见无产阶级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！这条鼓浪河，当年革命先辈就是在这里凭着几根青藤，顶着弹雨冲锋，扫荡残匪。多少优秀的同志英勇奋战，你的父亲，不就是在那次激战中光荣牺

牲的？”

曾大符一下怔住了：“排长，你怎么知道我父亲……”

车卫湘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用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信来，递给了他，说：“我们的亲人时刻在关心子弟兵的成长。你的母亲给党支部寄来了这封信，让党支部转给你。本来我是想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再交给你。”

曾大符接过信，凑在灯光下，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。信，在家时妈妈曾给他看过，可在鼓浪河边读到这信，却象第一次读到一样：

符儿：

记得你该是一岁了，正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。祝你和新中国一起成长。眼前，对岸的蒋匪军架起了轻重机枪，想挡住我们，陡峭的峡谷，奔腾的河水，要绊住我们。但是，它们都办不到！我们马上就要高举红旗，从一架绳桥上冲过去。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进军号令，解放全国人民，面前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们也要冲过去！

再见了，新中国的小主人，如果我倒下了，你长大了要接过我的枪，扛上革命的红旗，跟着毛主席前进！

父 曾 涛

于鼓浪前线

两颗闪闪的泪花滴落在信纸上，浸润了纸上的一块暗紫斑迹。